我们共度的时光

王丽萍

站在城中的半山坡，正是黄昏，一只灰褐色鸽子，眨着炯炯有神的目光，翅膀扑簌簌的，轻盈地停在石檐上，黄昏光芒里，它的羽毛泛着丝绒般的光泽；远处，红黄相间的屋顶，教堂的尖顶涂上光晕，遥迢的蓝色，是海天一色的远方。

这是2016年12月的一天，我在爱沙尼亚塔林的半山坡，冻得骨头咯咯响，哈一口气，看见白色的气息与寒冷舞蹈，冷，让人格外敏感也分外饥渴，我回头，眼前一个窗户，鹅黄色的灯光漫漫地洒出来，温柔地缠绵地印在石子地上，泛着好看的金色；白色的窗棂有些陈旧，斑斑驳驳，然后，我看见那整面橡红色的墙上，认认真真写着几个字：“The times we had”（我们共度的时光）。

愣住了，我，然后，眼眶就突然湿了。心底的声音，被轻轻叩击。一下，一下，一下。

以前读王蒙老师的《青春万岁》，那些浓郁的排比句曾让人如此汹涌澎湃、热气腾腾：“来吧，让所有的日子都来吧！”

此刻，读着“The times we had”，才忧伤地发现，所有来的日子，正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回，像退潮的海水，淡淡而去。

“时间的维度被打破了，我们只能在时间的碎片中爱和思考，每一个时间的碎片沿着自己的轨迹运行，在瞬间消失。”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他的《如果是冬夜，一个旅人》写道。

细数这些年我的时光，过得从容的，都是与我写作有关的，她是我的良辰美景。

1984年6月，《希望》杂志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我爱阳光》，那是我第一篇小说，写了一个女兵的故事；1994年，我的第一部电视剧《我们的世界》（导演石晓华，20集，我编了其中的五集，主演薛淑杰、崔杰）在福建电视台播出，那是我第一次写电视剧；1995年，我的第一部电影《青春作证》（导演徐耿，主演李亚鹏）公映，当时在安徽合肥的三孝口的电影院还做了一场首映礼……时间回到现在，零零碎碎写下来，也有30多年，累加起来，3部电影、23部长篇电视剧、5部电视电影、6部长篇小说、5部散文集……共计800万字的作品。

很多文字在今天都没了印迹，属于稍纵即逝的东西，可见我的刻苦很多是浪费了；有一些的作品吧，有了反响，如今也常常被人提起，荧屏上每年都会遇见，这样的时候，我会难为情地站在角落里看，惊讶自己，曾经如此疯狂。

写作一直是我的热爱，我忠贞不二的情人，可以跟自己对话的爱人。我喜欢写作，飞机上的小桌板，双手啪啦啪啦打字，还要为防止边上人偷窥，我故意将字号调到小五号；火车上，我喜欢双膝弯起，然后顶着电脑，一泻千里地写，有一次从北京回上海，写得过分投入以至于误了下车；我喜欢在乌烟瘴气、人声鼎沸的咖啡馆里写作，累了听老板八卦、并且享用八折的咖啡人生；我更喜欢边走边写，在简·奥斯汀的故居、在小津安二郎的镰仓，在很多大家的写作之地，寻找他们的足迹，沾取大师的灵气……

当然，还有我家里的餐桌。是，我一直没有自己的书桌，也就是说，我一直在餐桌上写字，餐桌上写作，告诉我，我是靠什么吃饭的，常常提醒自己，要像拿筷子一样拿好自己的笔。

很久的时候，每天早晨写，五点或者六点；现在正常点，就是每天有时间就写，雷打不动4个小时写作，年中无休。

因为我深知自己不是那种才华横溢的人，没有厚重的文化底蕴，缺少扎实的理论功底，所以，我就得加倍地勤勤恳恳，老老实实地写。好在我够刻苦，又常常把深入生活当作职业修养与必备功课，所以这些年来，依旧激情满满，一写起来就像打了鸡血。

正因为我不够高大上，所以我就成了非常刻苦自律的人，我那么敏感、多情，想入非非，这给我创作带来巨大的想象空间；而现实生活里的脚踏实地与努力用功，让我懂得笨鸟先飞的规律，也因此，本分地笨拙地奋斗着，顺着道路，一小口一小口地写着，天道酬勤，社会与观众，回馈我鼓励和希望。

所以，当要出版《这一瞬间如此美好——王丽萍作品评论集》时，我会把她当成一份意外的礼物。这本书，就是一个奖赏，从老师朋友同行的认可里，再拾自信与力量，也从自己作品的点点滴滴里，总结得与失，如果有些东西可以给年轻作者一些经验，也算是有意义吧？

2016年10月的一天，我在陕西西安皇甫村，在柳青《创业史》梁生宝原型70岁的侄儿的陪同下，去了柳青住了14年的地方，看着那里的一草一木，觉得写字的人都有一些些共鸣的东西，那，就是：书写美好的时光。

秉着这个信念，相信所有的文字，在某年某月都会成为“The times we had”。

而这一切，感恩赐予我灵感的生活……

亲情伴我们同行

——威海行之二

丁法章

晨起后步出房间，一股热浪袭面而来，酷热难当。我想威海尚且如此，上海的蒸烤程度和人们的求凉心情，就可想而知了。步出东家大门，在100余平方米的庭院里溜达，丝丝凉风沁人心脾，加上满园的花卉姹紫嫣红，各种植被一片葱绿，令我神清气爽，仿佛置身在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世外桃源、一个远离“火海”的清凉世界！

今天三餐，轮到襟弟肇建、裕景夫妇掌勺。在大伙儿看来，这对他俩而言，堪称“小菜一碟”，我们就坐等享用美食吧！因为他俩平时主要生活在儿子家，连保姆全家七口，三代同堂，一日三餐基本上由肇建操持，所以对他们是“拿手好戏”。平心而论，这次他俩对主厨特别重视，昨天裕景就在闲聊中打探大家的胃口，显然是在为“买啥吃啥”做准备。正因为心中有了一杆秤，因而今晨在集市采购时他俩成竹在胸，不紧不慢。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不仅对烹调驾轻就熟，而且善出奇招、高招，注意发挥自己优势，使出传统强项。肇建原籍山东，北方人，平时以面食为主。正因为此，今天他们索性用饺子宴犒劳大家。果不其然，早上刚买来的几斤白面，在肇建的搟拌下，在他那轻快而又熟练的擀面杖的打磨下，顿时飞出了一片片厚薄、大小一致的“皮子”。夫唱妇随，在裕景的协助下，他俩很快又制作出了由芹菜、肉末、虾皮组成的“馅子”。

这样，在包括士平在内的一批快手的共同劳作下，不一会儿，100余只活龙活现、令人垂涎的水饺就和盘托出。更加难能可贵的是，肇建凭借他的长期积累，居然对水饺的各种配料可以做到精准目测，没有造成一点多余和浪费。这何尝不是当下正在大力倡导的一种大国“工匠精神”呢！至于饺子宴的品尝效果自不待说。大家都交口称赞这是夫妻最佳搭档的结晶，称得上鲜美可口，百吃不厌。有人还打趣地说：“这水饺是正宗山东产，地道盐城味！”（内妹裕景为盐城人）今天他们还准备了番茄炒蛋、海鲜和清口秋葵等菜肴。其中清口秋葵还是裕景的绝活，据说她是严格按照书本上的提示“如法炮制”的，其间工序还不少哩！席间，裕景问长问短，服务上门，大家誉称为“上海人民饭店3号服务员”（全国饮食行业的一面旗帜）。

兴许是过度疲惫的缘故，下午已经到了下海游泳时间，可女同胞们除侄孙女铭理以外，都还处在酣睡之中，叫也叫不应。在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几位男士只好快快地朝海边走去。今天的海风比昨天大，只见一波又一波的海浪，腾空而起，呼啸而来，真可谓气势非凡，气象万千。我们在奔腾不息的海浪里随波逐流、忽隐忽现，十分刺激！不过应了一句“男女搭配，干活不累”的俗话，由于女同胞们都未陪伴而来，肇建、士平游了几个回合，我在水中“扑通扑通”了几下便陆续上岸，约个把小时就收兵回营，打道回府了。

今日的晚餐也投合大家的胃口，品尝绿豆稀饭，伴有可口小菜，再放上煎饺，吃得既经济又实惠。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良好心态哪里来

孙文篪

我，一个退休三十年，已逾90岁的老人。如今，生活基本自理，闲暇时还能写一些文章，社区活动时还能上台作近两个小时的报告，还能和大家一起唱歌唱戏，为社会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每当有人好奇问我：“孙老，您长寿的秘诀是什么？”我都会笑着告诉他：“就一条，就是让自己经常保持一个良好的心态。”

肯定有人会问：“究竟哪些算是良好的心态？”我想，那些积极、自强、明智、宽容、豁达、辩证的心态可以说是良好的。那么，不良好的心态又有哪些呢？诸如，消极、抑郁、恐惧、侥幸、埋怨、焦虑等，都可以算是我们要尽力消除的不良心态了。一句话“趋利避害”，说起来每个人都懂，但真要做起来，恐怕就不易了。

中国有句老话，“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要把摆在我们面前一系列复杂难解的问题，全部看透想通，不钻牛角尖，确实难度很大。从小了说，它牵涉到每个人的自身修养、理论水平、生活经验；往大了讲，它牵涉到每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可以说，现实生活中困扰我们的每一道题都大有文章，非猛学苦练不能解开。在这里，我提供一条这么多年来自己摸索的经验，叫做“但凡遇到难事，近学钱伟长——自强不息；远学郑板桥——难得糊涂。”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借鉴和启发。

我在日常生活里还有个习惯，就是可以做到每晚入睡前，不带任何思想疙瘩上床，不带任何思想包袱过夜，使大脑始终保持松弛状态，头一靠上枕头，不到几分钟即可进入甜蜜的梦乡，并且一觉能够睡到天明。

我在1987年退休后，受聘参加上海地方志工作，十几年来，参与编修了两部铁路志，被方志馆永久收藏。修志告一段落后，正逢上我恩爱相依几十年的老伴不幸离世，在那些心情低落的日子里，是组织和亲朋好友给了我精神上的安慰，好不容易把我从悲痛的情绪中解脱出来。

后来，看到我的心绪逐渐稳定开朗了，大家便鼓励我继续走向社会。我先后参加了大宁路街道老年协会和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从此，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让我兴趣大增，走上了“融入社区，颐养天年”的快乐人生大道，成为群众组织里的积极活跃分子。十几年来，我对自己的要求十分严格，凡是组织开展的活动，我都不请假缺席；凡是组织号召做的事，我都带头提前或按时完成。

我曾经工作过的铁路局有位书记，退下来后有一次开玩笑似的对我说：“进入社区后要把自己当做一个‘草民’。”我的理解，在社区活动中，人与人之间不再有职位高低的隔阂，可以心平气和地交流交心成为朋友。这些年来，区、街道、居委会对我长期参与社区活动，给了许多荣誉和鼓励，让我再次体会到人生的价值，憧憬着未来更加美好的生活。

幽篁琴韵（剪纸） 奚小琴 作

气球

蔡旭

越吹越大，越吹越大。

看着气球逐渐膨胀成一只篮球，小孙儿不禁鼓起掌来。

他举着它到处奔跑，像举着一面旗帜。

把它抛上空中，跌下来，又拍上去，让它在空中飞扬。

只半天，就玩累了。他把它放在房间的一角。

第二天，篮球不见了，只见到一个拳头。

孙儿很不解：怎么会这样呢？

我是知道的。

没有人吹它，没有人拍它，没有人理它——

它自己，也会泄气。

七夕会

闲聊红茶

诸春初

手机铃声响起，唤醒了我的发呆。战友老胡来电讲，伊的堂侄从武夷山桐木村来，问有无兴趣见上一面？见，必须的。

其实，我与老胡的阿侄不认得的。好多年了，老胡战友每次从老家探亲回来，总要带点家乡的名茶——正山小种，自然要讲到伊的家乡、茶和种茶的人，其中讲得最多的是伊拉的阿侄胡永飞。

据说，胡永飞在当地的名气那是响当当的，官职再小勿能小了，中国最小的官——武夷山市星村镇桐关村村长，大学毕业后分配在上海的一个设计院搞设计，一年“吃皇粮”十二万人民币。十年前，为了传承祖上红茶制作传统工艺，辞职回到了家乡，开始了伊的脱掉皮鞋换上解放鞋创业之路。之后，老胡常来报喜：小胡创办武夷红茶有限公司，自任董事长；出任武夷红茶研究中心主任；当选武夷山市青年企业家商会会长；评为中国商业联合会全国诚信兴商道德模范；候选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全国十佳大学生村官等等。老胡多次邀请去伊家乡看看，终因事体多去不成，但很向往，也很想去认得一下这个不简单的年轻人。听得小胡来松江，实在是难得，赶忙请小胡到屋里厢来白相相。

招呼坐定后，吾赶忙拿出老胡先期送来的正山小种泡茶，小胡反客为主，坚持要由伊来泡茶，理由是来自茶乡，习惯了两位爷叔是长辈，该由伊来泡，伊来敬。

小胡接过茶叶，马上就说：“爷叔，侬这茶叶放过冰箱了？！”我一惊：“侬哪能晓得？”茶叶确实是刚从冷藏柜中取出，小胡一接触茶叶就感觉有点冰凉，伊解释道，红茶用不着冷藏，只需放在干燥通风的地方就可以了。

说话间，小胡提起还没烧开的水壶泡起茶来，吾又觉奇怪：水温还不到100摄氏度？小胡笑笑说，像泡正山小种只需80摄氏度的水温，还讲主要是因为它是全发酵的茶叶，过高的水温容易造成茶质快速流出，喝的口感浓淡不均，洗茶、洗杯、倒茶、敬茶，一泡、二泡、三泡……小胡边泡茶边讲解，让吾受益匪浅。

讲实话，过去对龙井、碧螺春、白茶等绿茶略知一二，但对红茶的确不大了解，只知道武夷山产的大红袍、正山小种、金骏眉很有名，但伊拉之间的关系又如何呢？不懂就是不懂，吾不失时机向小胡请教，小胡简单一席话使我恍然大悟。他说，树种不同，制作工艺不同，口感不同，大红袍系乌龙系列，正山小种属红茶系列，大红袍半发酵的，正山小种是全发酵，金骏眉是正山小种系列中的一个品种，是取自茶树的嫩芽，而正山小种取自茶树的叶子。

茶叶还能入药？小胡介绍说，正山小种不仅能提神清肠，时间一长就变成药了，可以治病。陈年老茶具有消炎止痛的作用，当地小囡肚皮痛，只要喝点老茶水就马上好起来。

言谈之中，小胡三句不离本行。他所在村是正山小种的发源地，传承和发展的任务很重，这些年成立了农业合作社，创建了30多种的红茶名牌，过去有红茶走向世界的辉煌历史，如今打算呼应“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把正山小种重新推向国际，目前已与多个国家洽谈之中。还满怀信心地讲，利用桐木村独特的地理优势，开辟旅游线路，开设民居，让更多的游客到山里来度假。

临走时，小胡再三邀吾到他那里去看看，一再强调到时用海拔二千多米高山上流淌下来的雪水泡的茶更加好喝……

时尚

边看边聊